

簡介劉巴丁那師母「我在中國十五年」

——紀念空軍氣象班祖師爺劉衍淮博士伉儷

· 王時鼎 ·

前言

空軍氣象老同學王志明兄嫂田芝英，前陣子自美返國前，曾前往拜訪師母長女劉美麗女士，她們是岡山國中同學。因此寄上師母劉巴丁那女士用英文寫的「我在中國十五年」，讓我先睹為快。該書共一百五十八頁，

內容也包含子女與孫輩的紀念文章與多幀照片。主要內容包括：與吾師劉衍淮於一九三二年在柏林結婚；吾師先回國在北京師大與清華執教，而後一九三四年師母來中國團聚。在這十五年歷程中，包括北京、應聘至杭州空軍官校，官校移往昆明，空軍氣象訓練班及後再移至成都鳳凰山機場。我仍在校時，氣象訓練班已經獨立（先屬官校，後屬通校）。一直寫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搭機逃至海南島之三亞為止。前後凡十五年。師母精通多國語言，西班牙文、法文、德文，本書卻是用英文

撰寫。師母卻最怕中文，至老年與小孩們仍以德語溝通，以下言歸正文。

在柏林大學認識到結婚

劉師與師母之姻緣真是千里一線牽，但說來也不偶然。因他們都是獲得了「洪博（Humboldt）獎學金」而進入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師母是拉丁族的西班牙人，並於兩年前

（一九三〇年）已在西班牙Madrid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。他倆認識，是在一次洪博基金會舉辦的演講會，劉師衍淮應邀報告由瑞典人司文赫定（Sven Hedin，他終生奉獻於我國西北與西藏，而將此一大片處地地的地理、氣象、地質等獲得空前未有的調查與認識，例如樓蘭就是他們發現的）率領當時「中、瑞西北探險隊」的情形，及在蒙、新兩地各舉辦一年的氣象觀測結果（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）。當時師母就對這位英俊、誠實、瘦高的中國學生有初步認識。後來因為在柏林大學外國學生聯誼會中經常晤面，時機成熟，而於一九三二年與劉師結婚。長子劉元於一九三三年出生，而吾師即於一九三四年返回中國，並應聘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地理學與海洋學，於清華大學教授氣象學。而當時師母取得學位後暫回西班牙教書，並將劉元送入德國柏林天主教某一團體之幼稚園教養。當時李憲之尚未取得柏林大學學位，就由李擔任監護人。按在中國，劉師衍淮是第二位獲得氣象學博士學位者，第一位是竺可楨（參見本書），第三位即是李憲之（據葉文欽學弟考證，真正取得第一位博士學位的是蔣丙然，或許是因時值抗戰，未逃出北京有關）。

在北京團聚

在歐洲，他們在義大利威尼斯直至一九三四年分離。劉師坐船經蘇黎士運河回國，反之師母帶劉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自柏林經西伯利亞乘快車回國。李憲之一路相送至德國邊界。在北京，他們住了一年多，毫不諱言的，她受到東方文化很大的衝擊：她認為那時以「人力車夫當交通「工具」非常「不人道」；她家中雇了一個傭人趙媽，但是她對中文非常困擾，因不是用「字母」拼寫，講與寫的語文不同，故他們一家三口在家以德文溝通。她很驕傲



1930年代，劉衍淮博士（右）與劉巴丁那師母（左）初識在德國柏林大學

的回憶，當劉元滿三歲時，已能充當她與趙媽的翻譯。依照中國習俗，他們在北京又請了一次婚宴，第一次穿中國旗袍與高跟鞋亮相，回來坐「人力車」，旗袍被撕裂，高跟鞋也因捲入輪胎斷了。

他們租的房子有十四個房間，但沒有浴室，廁所也很遠，很不習慣，且也不重「環境衛生」。她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與她生長的西班牙地中海型氣候完全不同。西班牙的冷、熱變化很小，幾乎每天都可看到太陽，而北京，冬天苦寒，夏天即如在火爐中，春天天氣最好，然四月份仍有「強氣旋」引起強風，而此時沙漠之「凍沙」已解凍，所以四月份，常是沙塵遮目。但她對北京仍有很大留戀，如故宮、長城、明陵、頤和園……都會遊覽過。特別是故宮，她覺得中國畫與西方世界的畫作不同，而

且象徵意義大於實際。

當時，日本人覬覦華北已非一時，早在風雨欲來之中。各校示威不斷，終於，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北京大學關門，其他學校也跟隨之。北京、清華、南開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大，一部分學生參軍。劉師衍准則受聘於杭州笕橋的中央航校。

劉師應聘至杭州空軍官校

此時，杭州笕橋是空軍培育人才的搖籃。傳聞空軍接受竺可楨推介，由劉師擔任該校氣象臺長，負責氣象訓練，以保障飛行安全任務。一去就官拜中校。十三世紀時杭州就被馬可波羅描述成天堂。但劉師一家在杭州時間甚短，因次（一九三七）年七月七日，抗戰發生，日本轟炸機群，在單翼戰鬥機群掩護下，無分晝夜轟炸笕橋航校。在夜間無雲下，敵機來



劉衍淮博士（右）與劉巴丁那師母（左）在昆明官校氣象班時期（1940年代）

襲時，眷屬靜悄悄的進入早就準備好的軍車中躲警報，甚至一晚數次，而且戰爭已全面化，終於被迫遷校。那時劉師已是四口之家，老大劉元，老二亨利一九三六年生於北平。

在昆明的歲月

開始搬遷時，他們不知將到何處，而且軍人與眷屬分別搬遷，並規定不得互通消息。劉師母她們一行十三家眷屬，先坐火車到南京，再乘船到漢口，一路都有敵機攻擊，並擊沈拖船，使所帶東西盡葬江底。到了漢口，師母方得與劉師見面。後來漢口緊張，於二十六年秋，官校才決定搬遷至昆明。一路坐車經長沙、貴陽至昆明，真是倍嘗辛苦。自武漢至昆明，車陣走了二十多天。約在一九三八年六月、七月，日機開始偵察昆明，接下來，每日遭受轟炸。氣象班搬到近郊的連德鎮，班主任一家租住清靜寺旁，住的是兩層樓的房子，樓上是臥室，樓下是家庭起居間與儲藏室。在這裡住了五年多，是他們在中國十五年以來最愉快美好的日子。她也為當地守舊迷信的人民做了很多讓他們永生難忘的事情。

一開始寺內的老尼姑告訴她：「您住的房子不吉利，過去老是死人，屋旁樹林中的一棵老松樹是妖怪，住在此地的人都要拜它。」剛好有一天她下午發高燒，第二天下午同一時間又是寒熱交作，她知道這應該是「瘧疾」。劉師從空軍醫務室帶回「奎寧丸」，服用後即痊癒，顯然禍根是瘧疾。當地很多小孩常活不過周歲，原因即此。因附近池塘多，孳生許多蚊子，瘧疾的媒介就是蚊子（我幼時稱此為「半日鬼」因患病都在每日下午）。她立刻叫傭人買紗布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蚊帳，並告訴村人，要他們也照做。果然病患人數馬上減少，罹病的經由她先生帶回的「奎寧丸」，得以治癒。

，村民對她感激不盡，知道不是什麼「妖怪」作怪。

第二件就是「砂眼」。她向村民告知，不少幾個月大的小孩眼睛不好，原因是村民早上洗臉都是共用一盆熱水與一條毛巾，致一家人都染上「砂眼」。她建議使用小臉盆，且每人用一條毛巾。此後，小孩罹患砂眼的狀況減少。因此，村人幾乎都接受她的建議並極尊敬她，也知道應該保持個人良好衛生習慣，以避免疾病。她在昆明住了五年多，還生了三兒交吉，與大女兒美麗。她臨去成都鳳凰山時，村民紛紛送上各種水果、物品，哭著相送，不讓她離開。

另外，在清淨寺最愉快的一件事，是她在德國最好的朋友李憲之博士已在西南聯大教書（註：也在官校氣象班兼教），而且成了她的鄰居，全家就住在附近。

成都鳳凰山

離開昆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，一路坐卡車翻山越嶺，迄至二月二十一日才到達鳳凰山機場。

空軍各技術學校奉命自昆明移至四川成都，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元月前，大局已趨向穩定，抗戰勝利在握。軍隊於二月二十一日到達鳳凰山機場，迄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撤至臺灣，在鳳凰山近五年。師母初來時，美國軍機起落仍極頻繁，直至該年八月日本投降，軍機才遷走。她們住的是美國軍官住的最好的一棟房子，共四房，均有地板，惟仍無衛浴設備，廁所遠在一百碼以外，但晚上有兩小時照明（有發電機）。師母自覺在鳳凰山的生活仍不如昆明清淨寺時期愉快。因孩子漸多，在成都又生了兩女，安妮與愛玲，上已有三兒，劉元、亨利、交吉及長女美麗，一共三兒三女。有一次

三個女兒竟同時患了麻疹，劉元那時已進入空軍幼校，志在飛行（現已退休，住在美國，曾在本刊撰文「煙雲閒話往事」，見八一五期），但有一次打籃球摔斷了手骨，在家療養一個月，亨立也曾骨折（註：近接劉元來信，亨立因長途開車勞累，車子翻覆死亡，聞訊十分感傷），交吉更得過兩次肺炎，在當時幾乎是絕症，賴美軍醫院的特效藥才得救。美麗也會受骨傷。總之孩子長大很不容易，師母不知受了多少煎熬。

由於師母是鳳凰山最高長官之妻，所以很多眷屬遇事時都常請她處理。鳳凰山有一位老隱士養了幾隻雞、幾頭羊，有一天來找師母，說士兵偷了他一隻羊，她立刻給了隱士一些錢，並找到那名士兵的排長，告誡他，待遇雖薄，還是應教導士兵不要擾民。某一個週日，忽然一聲巨響，室外櫻花樹間槍聲大作，之後一、兩百碼以外田間一座土屋冒煙起火，火光衝天，原來那裡就是土匪窩，土屋是用來窩藏搶劫擄來的人質。類此事件，師母寫了好幾件，僅列舉一、兩件。

我們是九期，到鳳凰山已是一九四七年冬，第二年，教室遷至距班主任辦公室較近的一間（因八期近百多人正科生已畢業）。那時班主任的大小姐美麗已五、六歲，長成極漂亮的洋娃娃，有時來找班主任，我們都會跑出去看。其他能見到她們全家人的機會，只有在晚會或大禮堂放電影時。到臺灣時，已跟她們家很熟。一九四五年，在東港參謀學校中隊班受訓，某一星期日還會去她岡山家吃過一次飯。本書中一張全家福照片，就是我為他們照的。

師母於一九八二年到美國定居，是在劉師往生以後，那正是師母最忙之時。因她是西班牙人，有兩個博士學位（其中之一是在柏林大

學得的），她曾在臺灣好幾所大學教西班牙文與德文，也在軍官外語學校教西班牙文，造就不少派駐南美洲的外交人員。師母前往美國前，特地要我去她家一次，讓我先挑選老師的書。之後每年都會寄賀年片問候，賀卡上還會寫幾個中國字。師母於一九九九年因肺炎而去世，享壽九十三歲。當時膝下已有十五位孫輩，十四位曾孫，以及兩位玄孫，真可謂「福壽全歸」。

師母是一九四四至一九五九年間在中國大陸。歲月如矢，如今已是二〇一一年。我們空軍氣象正科九期是一九四九年（民三十八）六月在成都鳳凰山畢業。畢業已逾六十年。近半同學已凋零，餘者年齡都已達八十多歲的老弱殘兵。但九十八年倖存的同學及眷屬，仍舉辦盛大的「畢業六十周年慶祝會」，並編了一本「今生今世」達一百八十頁的紀念冊，內容分五部分，除「期史」外，最主要的即為「師恩永沐」，而尾題「時光隧道」中，也附了很多老師們及師母照片，以紀念並珍惜我們共同擁有的過去難忘歲月。

記得我們初到臺灣，民國四十三年恢復高等考試時，我們這一期五十多人中，考取高考試氣象科的就有八人，包辦前幾屆氣象高考名次。其中還出了一名「高考試狀元」。政府舉辦的「中山獎學金」公費出國考試，前一、二屆氣象專長錄取人員也是本期同學，其中還出了一名三三氣象博士。我們總算無負班主任劉師衍淮博士及各教官的辛勞栽培，為國家作了很多貢獻。要不是在那戰時多難與危急的歲月中，師母劉巴丁娜博士襄助吾師，扶養子女長大成，並為社會做了很多公益與衛生等工作，使吾師專心教職，否則如何能有今日空軍氣象界欣欣向榮的發展呢。

結語

那時我國一般衛生設備不足，無自來水，無電力設備，即使是最好的房子，雕樑畫棟，仍虛有其形，生活極不方便。師母來自文明的歐洲，雖感生活設施不足，也是無可奈何。師母在中國大陸最後五年，氣象班已自通校獨立，並接收美軍空軍基地作為班址，僅電力設備稍有改善外，其餘衛生條件仍不足，師母常以此為苦。她有提到仍懷念在柏林的生活。在中國十五年中，在昆明的六年多最使她難以忘懷。天氣全年變化小，近似地中海氣候。她還注意到昆明降雨主要在夏季，這是夏季「西南季風」所造成的天氣。故就各方面來說，在昆明的歲月最使她及家人難以忘懷。

本文依據：R. Bardina Liu: My Fifteen Years In China (2008)

（作者畢業於鳳凰山氣象正科九期，曾任空軍氣象中心主任，後任氣象局首屆科技研究中心主任）

編者啟事

一、本刊為服務空軍官兵及海內外讀者，設立電子信箱（帳號：cfm.chunyh@msa.hinet.net），如有任何建議或稿件提供，均可利用本電子信箱傳遞，以縮減信件往返時間，歡迎官兵、讀者多加利用；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詳細戶籍地址（含里、鄰）及聯絡電話。

二、稿件照片如需退還，請附上回郵信封，註明收件人及地址，以利作業。

空軍司令部文宣、心戰組敬上